

台灣現當代文學研究概述

孟樊

不說是一甲子、半個世紀，就說是以10個年頭來蠡測文學思潮的走向，已屬不易，何況是以1年演變的時間做為觀察的基點？就是2010年也不過是翻滾的浪潮中一個小波點而已。話雖如此，在21世紀初起的第1個10年的最後一年——在此讓我們權充以10年為1個世代，則2010年隸屬於文學思潮之一環的台灣現當代文學的研究，相較於前幾年的情況，一言以蔽之，有繼往也有開來。底下的觀察便依此話分兩頭逐一說明。

一、承繼的研究情況

2010年的台灣現當代文學研究，持續前幾年尤其是2009年的研究趨勢，可以分為兩個方面加以檢視。一是繼續當紅或熱門的研究，可得而言者有：作家作品研究、日治時期的文學／文化研究；二是日漸消頹的研究，包括同志文學／同志書寫研究持續退燒，而在此之前熾盛的女性文學／女性書寫研究在這一年亦顯有減量的情形出現。同志文學與女性文學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形成一股潮流，日益受到媒體與評論家的關注，反映在學術研究上，則是學位論文與期刊論文的大量增加，這當中還包括西方相關代表性理論的引入，如2008年出版的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性·別感亂——女性主義與身分顛覆》。然而，2010年這兩類文學研究卻有減弱之勢，推究其因，想必與研究議題老是重複有關，在我所謂的「擁擠的研究」

之下，後續的研究者很難變出新的花樣來，致使其研究勢頭稍戢，亦是言之成理之事。但是依舊火紅的作家作品與日治時期文學研究，則又呈現出何等光景？

（一）作家作品研究

台灣當紅的作家如鍾肇政、白先勇、施叔青、廖鴻基、朱天心、陳雪、夏宇……依舊是學術論文喜愛的主題人物，只是研究題目多有雷同。令人訝異的是，張愛玲的遺著，所謂的「自傳三部曲」的面世——2009年出版的《小團圓》、2010年出版的《雷峰塔》和《易經》，從歷年來「張學」的「獨占鰲頭」觀之，之後應有眾多研究論文問世才對，惟揆諸2010年的學界，與之相關的研究成果卻屬有限（有3篇論文研究的反而是她的舊作《傳奇》），竟是出乎意料之外。

自1990年代台灣文壇興起為個別作家舉辦學術研討會或論文發表會以來，迄今已蔚為風氣，且自21世紀伊始有「變本加厲」的味道，即便是到了第1個10年的最後一年依然如故，不知這是否意味著他們搶著在「跟時間賽跑」？這些個別作家的研討會，包括龍瑛宗、吳濁流、孟瑤、陳之藩、王鼎鈞、張默、楊牧、王文興、李喬、蕭蕭、李昂等人，除了已故的前3位，陳、王、張、王、李諸人俱已是七八旬耄耋老翁，其年歲顯示的確是在「與永恆拔河」（吳濁流和王文興甚至與2009年「連莊」）；其中只蕭蕭（研

討會在中國大陸舉行)和李昂2人屬中年作家。

如同前幾年，作家(作品)研究除了博碩士論文(如〈陳冠學隱逸文學研究〉、〈王家祥的歷史小說研究〉、〈寫實、驚悚、信仰——袁瓊瓊的死亡書寫〉、〈論郝譽翔小說中的身體書寫〉……)與專書(如《陳秀喜評傳》)外，包括期刊與學術會議論文，其研究主題多與類型文學結合，如〈《遊園驚夢》的身體美學〉、〈余光中海洋詩研究〉、〈陳大為詩作女性形象探討〉、〈旅遊與美學的書寫——張默旅遊詩論述〉……。這樣的研究可以突出作家作品的某一特色，並與其他對同一作家的研究區分開來。即便是探討主題不免重複，未來這種單一作家(作品)的研究，相信仍會是歷久不衰。

(二) 日治時期文學／文化研究

延續2009年的研究熱點，2010年有關日治時期文學／文化的研究主題依然熱門，尤其是學術會議的論文最為集中，如陳芳明的〈皇民化文學在台灣的評價及其意義〉、林芳玫的〈日治時期小說中的愛慾書寫〉、王琨的〈淺談龍瑛宗日據時期小說中的地理書寫〉、郭美君〈成為日本人的神話操演：以宗教社會風俗的變革看戰爭下的皇民化運動〉、崔末順的〈日治時期台韓小說的他者性經驗與後殖民視角：以賴和與廉想涉小說為例〉……。至於日治時期作家，如賴和、朱點人、龍瑛宗、王詩琅、呂赫若……則仍成為學位論文探究的對象。

日治時期的新文學前後歷經的時間並不長(不到半甲子時間)，嚴格而言，由於適

值新文學剛剛起步，未免步履蹣跚，不少作品從今天的眼光來看，難免顯得青澀稚嫩，尤其是新詩與散文創作；過去在台灣文學界也較少對之加以關注，或因此，相關的研究成果並不如人意。邇來，國內大學紛紛成立台灣文學系所，由於日治時期的作家與文學具有文學史的意義，因而開始受到重視(若干學校還要求考日語或研修日語學分)，近幾年相關的研究論文也就不斷出現，2010年反映的乃是此一持續成長的趨勢。

二、新起的研究趨勢

相較於電影與文化研究火紅的2009年，2010年有關電影(與文學)的學術研討會只有2場(「歷史、文學與作者：重探台灣新電影」國際學術研討會、「2010文學與電影學術研討會——亞洲的族群與文化」)；此外，與文化研究相關的研討會雖也舉辦了數場，但規模都不大，提交的論文為數有限，而學位論文的情形亦同(如鄧承澤的〈霹靂布袋戲「宗教人物登場詩」之研究〉、施漢昇的〈《波麗士大人》電視劇敘事策略及影響研究〉，乃至吳佩蓁的〈陳水扁競選歌曲研究〉)。然而，其中則可看到少數論文對於流行歌曲／歌詞的思索，如王真如的〈葉俊麟及其歌詩研究〉與廖秀齡的〈葉俊麟台語歌謠創作研究〉等，顯見通俗文學與流行文化持續受到關注，儘管尚未成學界的研究熱點。

雖然如前所述，2010年現當代文學研究大體上仍承襲之前的走向，卻也呈現了底下3種新起的較為顯著的特色：

（一）原住民／客語文學研究

事實上，台灣原住民族文學與文化自1980年代起開始受到關切以來，這二十多年的發展，文壇出現不少代表性的作家，如莫那能、瓦歷斯·諾幹、夏曼·藍波安、霍斯陸曼·伐伐……學界的研究成果也能逐漸反映這股趨勢，只可惜對之研究幾乎不見有人從內部殖民（internal colonialism）或少數話語理論（minority discourse）角度切入。比較特別的是，2010年的學界對於原住民族文學／文化所繳出的研究成果更為亮眼，如孫大川出版專書《夾縫中的族群建構——台灣原住民的語言、文化與政治》，又如林慧玲的〈「番」婦之眼——里慕伊·阿紀與利格拉樂·阿鳩的女性書寫〉、施錦芬的〈莫那能詩作原民意識研究〉、吳春慧的〈勞動與知識的辯證：夏曼·藍波安與亞榮隆·撒可努作品中的身體實踐與身體書寫〉、許雅筑的〈水上往還——論戰後達悟首批遷移世代作家Syaman Rapongan、Syaman Vengayen、Sin Jiayouli的書寫〉、周雍容的〈霍斯陸曼·伐伐文學與布農文化的獵人視野〉等碩士論文。此外，相關的學術論文多得更不勝枚舉，四月份即曾由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與台灣國際語文教育協會共同主辦了一場「台灣客語暨原住民語語文教育學術研討會」，共發表10篇論文。

但就上述這場「台灣客語暨原住民語語文教育學術研討會」來說，光是客語或客家文學就佔了8篇，論述的範圍包括客家詩、客家小說、客家童謠、客語歌詞等，而從這場研討會也可「以小見大」，這一年的客家文學與文化的研究突然火熱起來，從來不見有這麼多的學位論文紛紛以此為探討的主題，

如林惠珊的〈客家文學中的女性形象與主體敘事〉、鄭慧菁的〈鍾理和作品中客家女性形象之研究〉、吳育仲的〈台灣客語現代詩田園主題作品研究〉……可以說這是客家文學與文化研究豐收的一年。至於台語文學研究雖也有不錯的成績，但與以往相較，並未見特別突出。

（二）地區性文學／地方文學書寫研究

最早是台中縣立文化中心在1990年出版「台中縣文學作家全集」（10冊），自此各縣市立文化中心（或文化局）一一跟進；接著是1995年開始，各縣市的文學史（如台中縣、彰化縣、台中市、苗栗縣等）也陸續出版；然後是各地方文學獎紛紛開辦，台灣各地區文學自此日益抬頭。雖然如此，對於此一地區文學／文化相關的研究仍舊缺乏，換言之，地方文學的後設詮釋仍然落後各地文學的展現許多。直到千禧年之後，此一文學發展趨勢才逐漸有人注意，吸引學者的投入研究。

然而就2010年來說，卻是地區性文學／地方文學書寫研究大放光彩的一年，不論是學位論文、期刊論文或研討會論文，不乏有與地方文學相關的主題，即以學位論文為例，諸如〈旅人與移民者的花蓮書寫〉、〈台東文學發展研究（1921-2010）〉、〈高雄市旗鼓地區之文學地景書寫研究〉、〈當代台灣「大台中」書寫——以中、彰、投四縣市作家作品為探討對象〉、〈台西、麥寮地區文學發展之研究〉、〈古坑地區文學發展之研究〉等碩士論文，足可見一斑，地區文學及其研究的崛起，頗有向文學中心與主流「解構」的意味。

（三）文藝刊物／文藝團體研究

對於文藝刊物與文藝團體的探討，當然不自今日始，譬如較早之前即有人研究《現代文學》、《文星》、《台灣文藝》、《創世紀》、《笠》等刊物，就拿日治時期的《風月報》與《三六九小報》來說，在2009年就有論文加以檢視——令人訝異的是，這兩份報刊也在2010年再獲學界的青睞，竟然同時有好幾篇論文以之做為探究對象，簡直不可思議。從中國民初的《新青年》到台灣日治時期的《台灣日日新報》，以至於晚近的《筆匯》、《台灣文藝》、《人間》、《文訊》、《山海文化》、《六堆風雲》……都有論文加以探究（例如郭美君的〈現代主義與現實關懷的雙重映照——革新號《筆匯》雜誌研究〉），不無拓寬現當代文學研究的領域。進一步言，對於文藝刊物的探究，論者往往結合作家一併予以檢視，如廖瑛瑛的〈反抗權威與認同危機——七等生和《文學季刊》文人集團的交往及決裂〉、林美貞的〈郭楓、許達然與《新地文學》〉等文即為代表。

然而，較諸文藝刊物的研究更具意義的是，2010年對於文藝團體的討論有陡然增加的趨勢；衡諸過往，學界不像文壇願意對文藝團體付出關注，因此對於文藝團體的研究反不如文藝刊物多，受到重視的主要是1950與60年代出現的少數幾個代表性詩社，如創世紀詩社與笠詩社，以及像「三三集刊」這樣鮮明的作家群。除了老牌詩社如藍星仍有學者垂青之外（如劉正偉的〈台灣藍星詩社的成立與成員研究〉），其他如銀鈴會、耕莘青年寫作會、後浪詩社、國光劇團，以及若干歌仔戲團與掌中劇團等，先後都在這

一年成了研究的主題。文藝團體做為作家的「班底」（*equipe*），按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之說，在文學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其重要性甚至不亞於作家個人，不少文學史的撰寫即是從作家或文藝集團的角度出發，並依此為作家個人尋求文學史上的定位。

相較於前一年台灣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情況——我後來曾用「文學史還沒轉彎」來形容它的走向，2010年的現當代文學研究則有了新的發展，而在文學史上，「開往」比諸「繼來」更具意義，蓋文學史的演變與發展（尤其是發展），依賴的是文學的突破與創新，可歸之於文學史之一環的文學研究，其情形亦同，亦即只有「開往」的研究，才會有創新與突破，這不僅指文學的研究方法，也包括文學研究的對象（主題與範圍），上述的原住民／客語文學研究、地區性文學／地方文學書寫研究、文藝刊物／文藝團體研究等「開往性」走向，都是這一年較重要的新出現的徵象，值得吾人密切注意。此外，原先方興未艾的離散文學與空間（地理）文學研究卻未再廣續2009年的開拓，但是另一新起的疾病文學／疾疫書寫的研究（如林佩珊的〈詩體與病體：台灣現代詩疾病書寫研究（1990-）〉、王幸華的〈疾疫書寫與時代環境的互文性——以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小說為例〉……）卻有異軍突起之勢，且讓我們拭目以待。